

竹 葉 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實價六角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發行

版權所有

著 者 王 春 翠

發 行 者 郭 澂

不准翻印

印 刷 者 上海天馬書店

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永甯里 天馬書店
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

序

曹聚仁

有一回，某女生拿紀念冊給我寫幾句話，我就這樣寫道：「朱淑真斷腸詩有句云：『婦人雖眼軟，淚不等閒流。』我頗愛『淚不等閒流』的氣度。」想起三千年前那位孔聖人，博學多能，樣樣事體有法，只有對女人沒有辦法。看他那發急的樣子，被女人一陣噙皮笑臉，或一陣嚶嚶悲啼纏怕了，只好說女人都是壞人；假使二萬萬女同胞提出抗議，他在大成殿上只怕抖索索地坐不穩，然而孔聖人以後三千年，依舊沒有人了解過女人；女人是禍水是狐狸精是誘惑的本根，依

舊不出孔聖人所謂「難養」的怕女人哲學，也並不比士穀祠裏阿Q兄的婦女論高明一點，男人不懂女人既已如此，誰知女人也漸漸不懂女人起來；上自那位大史家班固的妹妹昭，下至當代有些女作家，表現出十足扭扭捏捏的姑娘腔；自女舍監女生指導員以至開茶館的老王婆，捧一本妾婦之道的女兒經唸得很熟；因此「淚不等閒流」這樣一句平常的話，倒像空谷足音有點希奇了。

竹葉集作者的性情，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。她以為聖人或阿Q或女作家或女生指導員，要從人性以外來找所謂女性，當然永遠不會了解女人的。譬如說「妬」是美德或是惡德都是錯誤的；人要生存要活下去，在男性心中的社會，經濟操在男人手裏；妬是女人圖生存的無可奈何的方法，既非美德，亦非惡德，假使經濟權轉移到女人手裏，且看「妬」將屬於女人，還是屬於男人，無疑地變成男人圖生存的手法了。人是有領袖欲的，男人在社會上有那麼大的場面讓他們安排，女人則永遠關在家庭那麼小的螺絲壳裏；以男人旋轉乾坤的等量精力來旋轉螺絲

壳的家庭，顯得女人在家庭之間夠搗蛋的麻煩了。不讓女人發展人性應有的能力，女人將永遠是畸形的怪物，雖不是做誘惑根源的狐狸精。因此竹葉集作者，她寧願做娘姨做苦力，不願意做文人，因為文人仍帶很濃厚的妾婦風味。她憎恨只能寫自己身邊的事，她要寫廣大的社會，又自恨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。據我們知道，這十幾年來的女人，已經是淚不等間流的實踐者了。

由於我的慙惠，竹葉集畢竟編成付印。我慙惠她出版的意思很簡單，讓大家看看姑娘腔以外也還有文章可寫。

一九三五年，七月，十七日。

自序

我們的老家在梅溪邊上，門口對着溪流，清晰地聽到溪水下壩的聲音，湯湯地。梅溪灣過溪田村，水勢平衍開去，瀦爲深潭，那兒便是竹葉潭。在潭裏，叔伯兄弟們時常去浴身洗腳，我們女孩子就沒有那福分；記得五六歲時，爸爸曾帶我去洗過一回浴；以後雖說時常和姊妹們到潭邊去洗衣，用手澆着水，用木杵拍着水；却只能對着清流出神。

在我的記憶上，竹葉潭的印象比什麼都深些；仔細想來，我究竟能把握着竹

葉潭的什麼呢？我的弟弟，他能沒水從潭裏捉到三斤五斤的奇魚鯉魚，又長又粗的鯢魚或黃鱔；他能從下流直打浮到上流，打起水花丈來高；他從水裏撈着蔓生的水藻和大葉的浮萍；我呢，除了用手盪着水，用木杵拍着水，呆看潭水流下堰去，什麼也沒把握着。我能說對於竹葉潭有很深的印像嗎？

我之於社會，也是這樣空虛沒有着落；只能站在溪岸上看流水，不能沒入潭水去打浮，生活的體驗總是淺薄的；或者我們女孩子都是這樣罷！我寫起什麼來，有如夏夜螢光，沒有半點熱氣；我因此憎恨自己的生活，也憎恨自己的文章。這樣，我乃同情於冰心女士只能寫學生生活和性愛的文章，生活空虛，能寫什麼切實的文章呢！

不過第一個散文集，畢竟要出版了；就拿我生平印象最深而體驗最少的竹葉潭來名我自己的集子罷，「梅花」「竹葉」，都是風雅的東西，可恨我不是雅人，我只以竹葉來記念我自己的空虛。

一九三五，仲夏。

曹聚仁序	一
------	---

自序	五
----	---

湖上散記	一
------	---

海濱之行	九
------	---

我的立體像	二五
-------	----

母親的第一課	三二
--------	----

一個虛無主義者	三九
---------	----

我的母親	四五
------	----

麗女的影子.....	五一
文 翠.....	五五
我的姑娘時代.....	六四
宮 媽.....	八〇
悠 然.....	八八
感想幻想及其他.....	九二
一，屏話 二，女人的事比起男人來真是麻煩得多了 三，丫頭總是要的	
四，小背心 五，一下巴掌 六，談孟母 七，男女之間	
中國婦女文學譯片.....	一一一
女學生的過去現在及將來.....	一三九
人生哲學第一章——戀愛.....	一五八

湖上散記

一

杭州，我從前住過不少日子，那時在橫河橋女子師範唸書。民國十六年，我們又在湖上住了六個月；先後散住泉學園，廣化寺，文瀾閣；文瀾閣住得最久。那三處都是臨湖的勝蹟，每處都有一串故事可以訴說。從前做學生時代，女孩子照例不許到湖上亂跑；廣化先生說「十六歲至二十歲之間，正血氣未定之時。」

雖說湖上有蘇小小的韻事，但蘇小小是古人，女學生不能引古人爲例的；那幾年，我們的世界，只能在橫河橋邊那小烏籠裏，最多只能逢假日到湖邊去走走。杭居四五年，與西湖彷彿無緣。湖居那六個月，我在圖書館中要依時做事，又恰孕着靈女，T又每星期往來滬杭，在杭至多住兩天；沿湖那些地方，偶而隨處走走，稍微遠一點，就不曾到過。

T對於西湖，那回別有賞識之處。他時常深夜歸杭，說月夜乘車在蘇堤上駛過，遠望湖而閃着銀色的光彩，南山迷濛於銀網底下，西子彷彿在睡着似的；這是一種境界。又嘗微明坐船到新市場去，湖水柔弱得振不起波紋來，靜靜的四圍，給拍拍的槳聲驚碎了，又是一種境界。他說：有一天侵晨大霧，船在霧中行，看不見水，看不見山，也看不見岸，只是白茫茫地一片，那才有趣。我給他那詩一般的描畫醉迷了，有時也凸着肚子看早晨的湖光，看昏夜的山影。我最愛細雨的西湖，冒雨在湖上浮盪，那「回頭已見烟雲合，點檢天邊失數峯」的詩

境，我是細細領略過的。有一暑天，我們路過杭州，恰巧大雨：雨後在湖上流連到深夜，讓細雨濕透了外衫。我們就永遠忘不了那回愉快的湖遊，只要雨天，就想到湖上去。張宗子記湖心亭看雪，說：「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鳥聲俱絕，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一白。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，湖心亭一點，與余舟一芥，舟中人兩三粒而已。」這境況，我們也在那年冬天領略過。西湖，東坡說：「水光潑眼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」真說得真切！

這回到西湖去，時間很匆促，連頭搭尾還不到三天，可是玩得非常痛快。T近來精神非常不好，要讓湖波盪漾胸中的抑鬱，我就伴着他去。在湖上，我們都變成小孩子；「人」真是大自然的兒子呢！

二

往杭州那天，車過了嘉興，天便下起雨來，午刻在城站下車時，雨下得更

大。和我們同去的朋友——馬君，他很着急，只怕誤了遊湖的大事。我們却很高興，天給我們一個最愜意的機會。停當了住宿的事，吃了飯，休息些時，便準備到湖上去。那時，天也放晴了，我們雇了一隻小艇去蕩湖；雨後的西湖，真是太美麗了！從湖的那岸，送過一陣一陣的清風來，湖水使皺起一幅漣漪；新綠的遠山，蒙着一重白雲，襯出西子新裝的靚艷。我們要舟子慢慢地搖，漫無目的地搖，我們不要上岸，我們要在湖波上漾盪。王心頭的塊壘，也給湖波洗滌得淨盡，除了我們一隻舟，彷彿沒有其他世界，他精神是那麼愉快。傍晚的太陽，她戀戀地在湖上逗留，萬道金光，吻遍湖水的每一個波紋。

久，久，小船盪到平湖秋月那一邊；沿湖南行，過了羅苑，便看見文瀾閣了。我們覺得非到文瀾閣去看一看不可；文瀾閣，如今已經改爲西湖博物館。館定規則，午後五時，便停止參觀；我們進館，五時差五分鐘，館中已準備收場，僕役已在那兒關門上鎖了。沿假山西首北進，我們看見從前給我們住宿那一排房

子，我們住的東首那二間，如今是館長的辦公處；禮吾兄住的西首那二間，如今是職員宿舍。假山，還是那麼憂鬱的樣子；那山洞裏，我們的老母雞曾經在那兒生過一大堆雞蛋。文瀾閣前一口沈暗的大池，從前我們曾經釣過魚的；池水還是那麼深綠，連波紋都懶得皺起來。從前禮吾兄曾經告訴我們：文瀾閣裏有一種怪相的兩頭蛇，可惜我們不曾看見過，一到閣中；便不禁記起兩頭蛇的話。文瀾閣東首那幾進房子，從前單不庵師住在那兒；院落中那樹蒼古的白梅，葉兒長得很大了；可是婆婆老態還是那麼一個樣兒，又不禁記起不庵師弓背皺眉的影子來。文瀾閣的每一處，都引起我們回憶，引起我們留戀；除了那塊討人厭的御碑。在我們住過那排房子當中，還放着一張大菜桌，牠是我們的舊相識。在那兒，我們吃過蟹，喝過酒，鬧過許多可笑的故事，如今師友們死的死，散的散了；在這排房子的走廊上，我曾和我們出世在這兒的靈女，曬過太陽，現在，現在她也埋骨地下了；只有那大菜桌，牠孤孤單單地依舊擺在那兒。我們看見了牠，呆了一

回，幾乎流下淚來。館中人僅促我們出門，他們怎知道我們是「前度劉郎」！我們和往年一樣的從山洞小路穿向大門；大門以外，從前燒飯的廚房不見了，花兒匠想樓老娘姨爬過的窗子也沒有了；壁上多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標語，門前多一塊草地，門口多幾個來往的人；我們從這稍微感到文瀾閣和西湖博物館的差別來。

三

我們出了文瀾閣，沿湖向西，到廣化寺灣一灣。廣化寺是一座富有故實的寺院。我們並不注意那些故實，只因在那兒住過一些時，小院子曾築過埋兔的小塚，走過寺門，總有些留戀。寺裏的拐脚方丈還是那麼個老樣子，一拐一拐地出來和我們招呼，沿湖一帶，相別經年，人物都非；看見了他，也不覺感慨係之。陸放翁自川歸杭，朝野上下，無一舊人，只有賣卜洞徽山人無恙，話舊不覺愴然。人世間之滄桑，古今一概，本來「愴然」也是多餘的。廣化寺以西，一步一

古蹟，一步一名勝；名勝古蹟，我們一律當作謠言看待，不大理會。這回和馬君同來，却不能不往謠言堆裏走。從蘇小小墓，武松疑塚，秋女士墓到岳王墳，我們彷彿負着傳播謠言的使命，把那些古老的話頭一一對馬君說了。武松疑塚最可笑，顛倒時序事實，爲什麼會埋骨湖邊，簡直無從說起。T以爲岳王廟裏的精忠柏和四鉄像也一樣荒唐，不能細細根究。秋女士活的時候倒霉，被人捧場捧上了斷頭台。蘇小小則死後倒霉，天天由那些酸溜溜臭才子在湖邊放屁——她活的時候，誰敢輕易酸她一句？我們一面介紹一面批評，倒成了湖上辨謠記了。岳王廟的重建，據說岳王在楊善德將軍的太太面前托夢，非改正廟向，鎮不住秦檜出世。楊將軍發下善願，募款重建，可是岳王廟已經建築得十分堂皇，秦檜還是照舊出世；不知那是西湖風水不好，還是中國的風水不好？

船向後湖緩行，水面的荷葉如盤子那麼大，零落落地浮着；孤山的影子影在湖裏，陰沉沉的；孤山北首樹木很多，傍晚時候顯得更深沉暗黑，在這暗黑的

圈子裏，我們看見了詩人蘇曼殊的墓表。蘇曼殊詩：「白水青山未盡思，人間天上兩霏微；輕風細雨紅泥寺，不見僧歸見燕歸。」這是我們那時的情懷，看燕子掠過西冷橋，真是「似曾相識」的呢！孤山北邊從前很少行人，一條小路，細草叢生；我們時常在那兒緩步。現在小路變成廣衢，長橋從湖心通過，行人也多起來了。船在孤山停靠一下，吃一碗謠言式的西湖藕粉；竺茶的再三宣傳龍井茶的價廉物美，那也是謠言惑衆，一笑置之。孤山的梅子已經過時，滿山只有蒼老的梅枝，深綠的梅葉。T和馬君看一看謠言裏應有的「鶴塚」也就下船來。

湖上的船，備有布的涼篷；天晴雨收，涼篷總是捲了起來。這時，船是靜定地前進，風，湖波，船身，合奏極諧和的調子；我們的身心也就寧靜下來，入「禪定」的境界。這時候，最好大家瞑目不語，聽槳聲一下一下地拍着。天暗下來了，槳聲更清晰了，隔岸的燈光一星星亮起來了。船一靠岸，那和諧進行曲突然中斷了！

四

第二天遊湖，我們雇了兩隻船。我們和馬君坐一隻，我的弟弟那一羣老幼大小另坐一隻。在湖上搖船，真是有趣的行當；我們在湖中比賽起來，一人一槳，只要用力一划，船就很快地前駛，邊笑邊搖，彷彿全不吃力似的。我在快樂中，忽在想到一條叫飯的活路來。我說：「在沒路走的時候，從前我只想做娘姨去；你看，划船不是比做娘姨更有趣嗎？」T說：「我也到湖上來划船，我的船專載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之間的美人，分文不取奉送香茶。」我說：「我的船也專載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的美男人，船資隨送，香茶小賬另加，看不是一塊錢吃一壺茶還帶二角小賬。」T說：「除非胡蝶，徐來來划差不多，還要當心船上決鬥，先要學一套阮小二阮小七的本領！」正在議論着，船已靠三潭印月的邊上。我自己把臉龐在湖水裏一照，覺得划船過活並不是活路，要當心喝西北風。